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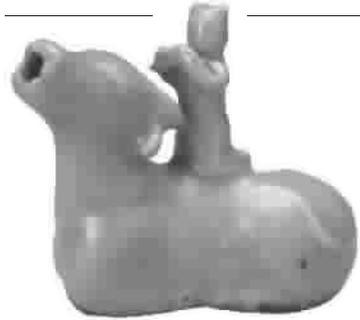
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一次画展上认识了唐云先生,本来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不敢贸然去老前辈家。多亏张桂铭先生,一口答应陪我去。

以后每隔一二星期早晨,我都会骑了自行车到江苏路唐先生家。唐先生的画室,其实也是他的卧室,唐先生与我交谈时手里的画笔是不停的,不过有时也会对着一幅画迟迟不下笔。有一回一朋友差人取画,唐先生拿出画看了一会,撕了。来人哭了,说取不到画,主人会讲她的。“哭什么,下星期来,画张好的。”来人笑了,唐先生自己也笑了。有时,唐先生把一幅刚画好的画,反过来再看,我很惊奇。唐先生说,“这样可以看得清楚一点。”唐先生很少与我谈艺术,艺术对唐先生来说都在他的肚里,没有对手了。唐先生常说他的书法好,我不以为然,不入行,唐先生就说“你不

古代绣品家属中,有一类用布料或绸缎缝制,上面刺绣着花鸟兽鱼,故事人物、吉祥图纹的小烟荷包,俗称烟荷包。烟荷包问世于明代,盛于清朝,至民国年间渐渐淡出,解放后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仍较流行。烟荷包因其实用又可观赏,并与烟杆一起常携带于身,故明清以来除妻为夫制,母为子作外,又作为少女精心绣制赠与意中人的定情信物。那小小烟荷包上不仅倾注了少女的纯洁心愿,从中亦可窥出姑娘的工红功底和才识深浅。它不论在款式、构图、配色及刺绣工艺上都颇费未嫁女的一番心思。

烟荷包分有盖和无盖两种。无盖的穿绳后可收口,使烟丝不至散



龙泉窑是烧单色瓷的,其青瓷釉色温润如玉,翠如雨后春山,醇似五月青梅,鲜活玲珑,摇曳而生姿;虽不敷粉黛,也纯美天成,堪为瓷界之西施。宋享国祚之际,虽外患当前,但全国上下风流一片,从皇上到草根莫不感到艺术潮流的涌动,用今日的眼光审视,无疑是中国人文仅有的流金岁月吧。因此,回过头来看看龙泉窑,恰恰出现在文化艺术科技诸峰并峙的宋代,就一点也不奇怪,仿佛一切的产生都是合理的“水到渠成”。在风雅闲逸的文人骚客眼里,这龙泉山沟

追念

◆ 王人梁

一个人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,人们却仍在追忆着他生前的点点滴滴,这人也该此生无憾了。人这一生也就是非常短暂的一瞬间,这短短几十年若有一丝光辉足以照亮这个世界,为后人之典范,这人也该称得上是一位伟人。

前几天我到圣行家,正巧遇见其两位师兄,杨正新和陈世中,两位言辞之中,处处流露着他们对老师江寒汀无比的敬重,连老师家过去的墙上挂着什么画,挂在什么位置都仿佛历历在目,能一一道明。杨正新说他现有的成就,全都有赖于老师的培养。他忆起当年还是一个小青年时,老师教他绘画也教他做人,教起画来一笔一划讲得清清

楚楚,明明白白,从不打马虎眼,不像有些老师,就拿一张画稿叫你自己琢磨,自己理解。认真的老师教学生是事半功倍,有些老师教学生就成了事倍功半了。江寒汀对学生是无私的,他教学生总是付出很多,却不求回报。我在旁听了不禁感慨道,难怪现上海上花坛,花鸟名家大多师出其门哦。他师兄兄弟笑而不语,我想这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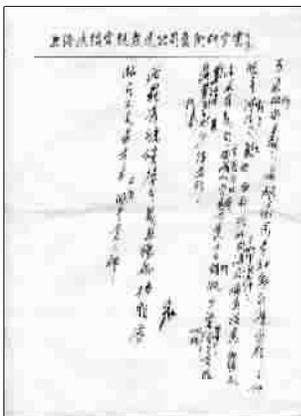
江寒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“小孟尝”之称,这称号就是他人魅力的写照。看吴湖帆先生为他书写的对联足以证明:“一山桃李同时发,千重湖湘如兴新。”边跋云:“寒汀兄门弟子遍各处,每旅历以丹青相授,属余书联,爰拾是语,

书赠博笑,倩庵又识。”

墙上的这副对联,也引起了陈世中的追思,他对我们回忆道,记得当年,老师带着他和师妹出游,一次苏州园林游览时,老师说:汝果欲学诗,工夫在诗外,画画也是如此,如果想画出好画,必须寻找画外的东西,这就要看个人的悟性了,老师所教的只是纸上谈兵,不过是基本笔法和章法,真正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画家,就得有自己的绘画思想,对绘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,这些就不是老师能教的东西。现在回想起来,也许这才是老师带学生出游的真正目的,大自然才是人们最好的老师,老师的心胸是伟大的。

收藏一份勤奋

◆ 卢金德



懂”。不过,唐先生对画外事如年轻人一样感兴趣。那时我在文联研

究室供职,唐先生曾长期在美协工作过,接触的文人多,我很诚恳地向唐先生求教,好些事情经唐先生一讲我明白了好多,至今他的好些见解仍然影响着我的为人学。

有一天大早,唐先生取出一张办公用纸,“你看看这诗写得怎样?”唐先生与别人对话带着浓重的杭州口音,我喜欢戏剧,唐先生的对白对我来讲如同听戏剧的说表一样入耳。我十分仔细地看了纸的内容,这是一朋友收藏的李可染的画,要唐先生题个跋。画很好,出于对李可染艺术的尊重,唐先生写了题跋,后赋七绝一首。作诗平仄很重要,唐先生说他不常写诗,对其中一字要我查一下康熙字典,那天也是超常发挥,一下就查出了。唐先生有些

不信,“再查一字”,又是的。这天唐先生精神很爽,重点便是讲到他对后代的教育,又扯上了傅雷对孩子的教育,“傅雷打孩子,他爱人没办法就来找我劝的”。唐先生对于傅雷的家教十分感慨,经常提及人要勤奋勤学,这几乎成了以后我们每次重要的话题。

当天,我见唐先生在这张纸上写满字,改了又改,望着他那沉重的身子,不由肃然起敬,我提出把这张字给我,唐先生问“做啥”,因为别人都是问唐先生要字画的,对于我要这草稿纸很感不理解。“你这把年纪还如此勤奋,我留着它会激励我的学习的。”唐先生拿着这张纸,看了我好长时间,把纸给了我,笑了笑,点了点头。我年轻时读了好多鲁迅先生的文章,“藤野先生”至今如初读一样,我今年六十多了,常想放下读书的事儿。但看到这张纸,又挑灯读上一阵或写上几笔方入睡。

鸡纹荷包激郎君

◆ 郭久益

落和受潮。一般有盖的工艺比无盖的繁缛,它的鉴赏价值亦高于无盖的。有些烟荷包还配以玉坠或流苏,古人将之系于早烟杆下或腰间,一步三摇,悠闲自得,气派十足。

九十年代末,我在苏州文庙古玩摊上喜获一款清代布质绣花烟荷包(见图),该烟荷包高9.5厘米,最宽间距10厘米。它外形别致,构思巧妙,图案寓意含蓄,配色艳丽不俗。此烟荷包用蓝、绿二布作底,裁剪成娃娃脸蛋形袋囊,冠

以公子帽袋盖,帽沿两端翘檐下悬一对串珠绿色流苏。荷包前后两片间用织花滚边布条缝接。袋盖上绣缠枝花,周边框以贴绣条纹。袋囊中绣着三朵烂漫的折枝花,似印嵌在娃娃脸上的笑靥。花从上部一羽高冠公鸡,又喻锦上添花之喜。妙在那羽公鸡不落俗套,而取伸颈俯首欲作仰天啼鸣前的意气蓄势之态。从中可窥出绣女借鸡喻意,巧妙地寄托她激励郎君奋发图进,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的心愿。



春事儿许著青梅

◆ 高启新

沟能烧铸出如此绝色瓷品,足可反证那个时代对美的追求犹如水银坠地,无孔不入。

宋代官、哥、汝、定、钧等名窑中,哥窑是龙泉窑的一个支系。关于龙泉窑的美丽的传说中,章生一与章生二两位兄弟各领风流,如同今日家族企业一样,虽同源根,却各另辟蹊径,在一千多年前与世隔绝的浙西南的崇山峻岭里垒炉生火,最终形成了哥窑与弟窑。今日不管这个传说有多少可信度,但是哥窑与弟窑却支撑起龙泉窑族系耀眼的穹天,他们所达到的高度后人再也无法企及了。

龙泉窑作为青瓷系列,它与浙江青瓷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。中国最早的青瓷产品便出在浙江。虽然原始青瓷的胎釉结合、工艺技法远

逊后代,但是却为日后声名鹊起的浙江青瓷埋下伏笔。如东汉以来的瓠窑,越窑青瓷都是成功榜样。只不过来自浙东的越窑在唐代成为皇室的贡品,奠定了官窑的地位,特别是五代至北宋,吴越国大量烧造“贡品”,一度风光无限。兴衰成败仿佛是轮回似的,过度的烧造导致能源与原材料的枯竭,越窑也慢慢地退出舞台。此刻,隐匿于深山的龙泉,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,把浙江青瓷的接力棒接了过去,不但技术接过去,甚至把越窑的熟练工们也借了过去。而同一时期的瓠江下游的瓠窑也进入一个生产的高峰期,作为青瓷产区,越窑与瓠窑以不同的形式给予影响。这种借鸡生蛋的方法,使其少走了很多的弯路。而龙泉偏隅浙西南山地,山高林密,燃料

充足,高岭土等资源非常丰富。占尽天时地利,章氏二兄弟,联手出击,和谐开发,岂有不成之理?因此,龙泉窑堪称是吸众家之长脱颖而出的一匹“黑马”的典范。

说到龙泉窑,考古界按釉面与瓷胎的特点,一般分“哥窑型”和“弟窑型”。如哥窑型,形制如官(窑),紫口铁足,釉面开片;弟窑作品,则釉色粉青,朱砂底足,釉无纹饰,有温润如玉、玲珑可爱的釉面。哥窑的开片纹本是烧制过程中窑变的瑕疵,原因是釉与胎因膨胀系数不同所致,虽釉裂但胎不裂。窑工们发现其装饰效果非常有趣,也有意这样做了,由此变为哥窑最为显著的特征。但温州范围的窑址虽有不少窑在南宋与元直至明代大量仿烧龙泉窑,不过,哥窑的瓷器却很少见到。从目

前在温州发现的南宋龙泉窑产品中一般都是以弟窑粉青、梅子青产品为代表,而且模仿的工艺水平都非常的高超。总体感觉是釉层厚,不起浮光,沉着柔和;色泽青翠,浑厚滋润;内外均匀,精致细腻;釉汗固着,极少流动。有些釉层甚至比胎骨还厚,近看如同碧玉。细观此件元代龙泉窑青瓷牧童骑牛砚滴(如图),就完全符合这些标准。该砚滴通高7.5厘米,长9.5厘米,牧童高4.2厘米。头梳双髻的牧童跪骑牛背,双手前曲,短笛吹歌。牛伏卧于地,牛背背部均开注水口,嘴为流口。施粉青釉,露朱砂底。造型奇巧生动,极富乡野生活气息。砚滴于1983年6月出土于浙江温州泰顺县南浦乡(今筱村镇)孙坪一元代窑藏出土。当时共出土六件,如玉壶春瓶、高足杯等,件件都是上等级的珍贵文物,此砚滴为其中之一。如今它们业已成为元代的龙泉窑青瓷的代表作之一,在全国出版的关于龙泉窑的图录里时时可一窥其风采。

偶得青玉寿字纹帽正

◆ 李晋



前不久,在一收藏古家具的朋友家做客时,我向他买了一件红木梳妆箱。回家后,清理梳妆箱时,我在箱内抽屉角落发现了一件方形老玉片,莫非是朋友疏忽遗漏所致?我立即又赶到朋友家中归还玉片,友人看到玉片后颇感惊讶,说2000年从古玩摊上将梳妆箱买来后就放在家中,一直还不知里面有个玉片,这算与我有缘,就交给我收藏了。我推脱几次,朋友却执意送我,最后我只好道谢收下。

对于玉器,我一直知之甚少,因此对这件意外得来的玉片全无了解。于是,拿去给一位收藏玉器的资深藏家“掌眼”,他端详一会后,笑着对我说:“很开门,清晚期的和田青玉帽正。”见我一脸不解,他说:“帽正就是旧时人们帽子中间的饰物。”他的这番话忽然勾起了我的回忆,我小时候也见过帽正的,那老父经常拿着一只铜烟袋在阳光下幸福地晒太阳,阳光下,她的黑色小帽上有只熠熠生辉的圆翠片。

经查阅相关资料,我对帽正有了更深的了解。帽正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组成部分,有玉石、翡翠、玛瑙、蜜蜡、象牙、金银、料器等多种材质的。帽正除了具有装饰效果外,最主要的作用是随时校正帽子,使之不影响戴帽者形象。帽正历史悠久,唐代就已产生,到了明清时期,帽正式样更为繁多,匠人们以浅雕、镂空雕、浮雕等多种方式,将如意纹、寿字、花鸟人物等图案运用其中,用他们的智慧装饰着平淡的生活。

这块为我所藏的帽正整体为长方形,长近4厘米,浅绿色的玉质,质地细腻,油润光泽。一面四周经过研磨处理,中间隆起。另一面中间刻有圆形寿字纹。帽正上下两端,钻有两个小眼,这应该是为了方便用针线将其穿钉在帽上。从整体形制来看,该帽正用料考究,工艺简洁流畅,很有可能是当时某位文人雅士的帽冠之物,虽然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,让它随着梳妆箱一起辗转流传于市坊之中,但我想,它背后一定有很多故事,或许见证了硕德普宿的风雅往事,或许承载了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爱情……一切一切,都只有留待今人去回味、去想象了。